

“马赛克式”的卡夫卡形象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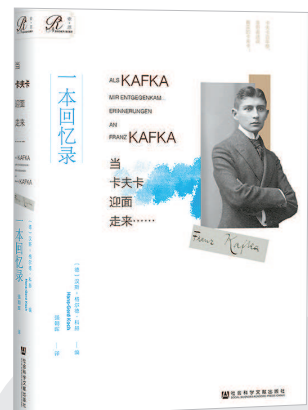
任卫东

卡夫卡在当今的国内年轻人中,有大批拥趸,原因是他们视卡夫卡为现代打工人的“嘴替”,认为卡夫卡是极端“I人”的代表,是“躺平一族”的先驱,甚至网络上还流传着各种卡夫卡的“丧言丧语”,奠定了卡夫卡作为“丧文化”鼻祖、“丧王之王”的地位。人们为什么会把卡夫卡有这样的理解甚至是误解呢?相信还是因为他的作品——

在那封著名的《致父亲的信》中,卡夫卡把自己塑造成一个一辈子生活在父亲淫威之下,弱小、怯懦、无法掌控自己的命运、学了自己不喜欢的法学专业、被迫干着自己厌恶的办公室刻板工作、婚姻上还屡屡受挫……的失败者。读者们把这封信当成了卡夫卡的“自传”,把信中的儿子看作是真实生活中的卡夫卡,从而把卡夫卡小说中的主人公们——《判决》中被父亲判决投河淹死的儿子,《变形记》中变成甲虫后在家中孤独死去的推销员,《美国》中受父母惩罚被流放到美国的卡尔,《审判》中一直试图在看不见的法庭证明自己无罪的约瑟夫·K……的形象,层层叠叠加到卡夫卡身上。正如《当卡夫卡迎面走来》一书的编者科赫所说,“当一位作家其人被其作品的光芒所遮蔽时,人们很难对这个人的真实形象获得充分的认识”。

当然,说卡夫卡本人被他自己作品的光芒所遮蔽,也许不够准确,因为卡夫卡曾说过,他不是对文学感兴趣,而是他本身就是由文学构成的。对于自己文学创作的本质,卡夫卡认为就是展现自己“梦一般的内心生活”。卡夫卡的生活与文学、真实与虚构,互相渗透、交织缠绕在一起,共同构成了“卡夫卡式”的文学世界。读者们其实是卡夫卡的文学中,靠想象力塑造出一个卡夫卡的艺术形象,“一个性格内省、被生活境遇所困的作家,一位神秘的文学家,一个对黑暗荒诞、被匿名官僚体制所掌控的世界拥有清醒认识的先知”。然而这个卡夫卡,与“那些见过卡夫卡的同时代人记忆中的形象相去甚远”。

由德国作家和编辑汉斯-格尔德·科赫编纂的《当卡夫卡迎面走来》,是一本关于卡夫卡的回忆文集,收录了45篇对卡夫卡的回忆和纪念文章,其作者的身份五花八门:既有卡夫卡各年龄段的同辈、卡夫卡在保险公司的同事,也有卡夫



《当卡夫卡迎面走来……:一本回忆录》 [德]汉斯-格尔德·科赫 主编 强朝晖 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

卡父亲店铺的伙计、卡夫卡家的保姆,当然还有卡夫卡的好友、卡夫卡的家人,包括卡夫卡的希伯来语老师、卡夫卡的恋人,以及卡夫卡的出版商、卡夫卡在疗养院认识的病友。他们有的人与卡夫卡同窗十余年,有的人与卡夫卡仅是一面之缘;有的人是卡夫卡的长期密友,有的人不过是与卡夫卡不期而遇。可以想见,由这些与卡夫卡的关系截然不同的人所撰写的文章或口述的回忆,必然是零碎、断裂,甚至存在相互矛盾。而这恰恰却是这部文集的意义与魅力所在。

这部回忆文集,迥异于以往的卡夫卡传记,尤其是近年来在国内外学界和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的彼得-安德烈·阿尔特所著《永恒的儿子——卡夫卡传》和莱纳·施塔赫所著三卷本《卡夫卡传》。阿尔特和施塔赫都是专业学者,他们首先把卡夫卡视为现代主义文学大师,在历史、现实、社会、文化、宗教和文学的网络中,考察和阐释卡夫卡的生活与作品。他们笔下的传记建立在严谨细致的考据基础上,力图系统地描绘出一幅完整、自洽的卡夫卡图像。但或许正因如此,反而更加混淆了生活中的卡夫卡和文学作品中的卡夫卡,加深了人们对卡夫卡的刻板印象。

《当卡夫卡迎面走来》中的回忆文章,虽然大多缺乏甚至是无法进行实证性的考证,只是记录了回忆者与卡夫卡接触中的片段性场景和主观性的个人

瞬间感受,而且因年代久远或者记忆偏差,难免有一些令人存疑之处,也存在回忆者之间相互矛盾的描述,例如,在卡夫卡的同学赫希特的记忆中,卡夫卡安静、谦逊,从不参与同学们的打闹,与大家保持着距离,虽然会受邀参加同学们的游戏,但从不主动。而卡夫卡的学弟克莱特纳与卡夫卡则是“不打不相识”:他因为破坏了卡夫卡跟姑娘的约会,被卡夫卡暴打一顿。在他的眼中,卡夫卡不是一个内向的人,甚至属于内向的反面,因为卡夫卡在社交场合风趣幽默,口若悬河。赫希特的记忆中,卡夫卡从不参与同学们关于性的讨论,不过卡夫卡家店铺的伙计巴斯克却记得,12岁的卡夫卡曾偷偷读一本关于性生活的书,还向巴斯克询问,人怎么生孩子……这些记忆和描述显得参差不齐甚至相互矛盾,但并不削弱这本回忆录的真实可信度。这本回忆录的德文书名逐字翻译过来的意思是“当卡夫卡朝我走来”,这个“我”字暗示了每个回忆者都是以主观的个人视角来讲述卡夫卡的。唯其如此,读者才能认识到一个更立体、更丰富、更多元因而也更接近真实的卡夫卡形象。人本身就是多面向、多维度的存在,卡夫卡更是个矛盾体,他的很多老同学们都认识到了这一点:“从表面看,卡夫卡过着一种井然有序、安稳而有保障的生活。然而他的内心却总是充满了困惑和烦恼。他始终都无法与生活达成和解。”(韦尔奇)

“大家都喜欢他,敬重他,但却从未真正了解他:他的周围,仿佛被一层薄薄的玻璃墙包裹。他用安静、仁慈、善意的微笑,把自我向世界敞开,同时又紧紧关闭。”(乌提茨)卡夫卡一生都在内心生活和现实世界之间痛苦纠结,“他沉浸于自我,活在一个孤独的世界里,却又一直徒劳地努力,想要建立起一座通往他人世界的桥梁。”(蒂伯格)

《当卡夫卡迎面走来》为当今的读者提供了不同年代、不同视角、不同状态下的内容多样的第一手材料,能够让读者补充、丰富乃至修正已有的卡夫卡形象。文集里的材料尽管支离破碎、非常主观甚至私密,但其中那些极具共性的观察、描写和感受,足以让读者认识到卡夫卡身上那些最内在的本质。许多回忆者在描写卡夫卡时,都强调了

他的少年气质和羞涩的笑容:他的出版商沃尔夫初见29岁的卡夫卡,就被后者的表情所打动,感觉卡夫卡是一个“没有年龄感的”“长不大的人”“一个从未踏入过成年世界,而且也不敢迈出这一步的青涩少年”。永远留在同学乌提茨的记忆中的卡夫卡,则是“一个身材修长、外貌看似少年的男人,他是如此安静、精致,近乎圣洁;他品性善良,笑容略带羞涩”。

在这张纯真、羞涩、没有年代感的面孔背后,其实隐藏着非同寻常的洞察力。“他用无比敏锐犀利的目光审视着世界,为其祛魅,并……一层层剥离出真相”(鲍姆)。虽然在这些直接与卡夫卡打过交道的回忆者当中,没有从事文学研究的学者,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都凭直觉,在卡夫卡荒诞晦涩的作品中看出了最高的“真”:“卡夫卡在他的作品中构建了一种新的现实,一种新的独特意境,比我们所处的现实更纯粹、更冷酷、更刻薄。而它又是我们自身‘真实’的映像与表现,由一位‘观察’天才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新塑造。”(韦尔奇)

卡夫卡的纯真和少年感,赋予了他超强的感受力,就像一只没有外壳的蜗牛,柔软而敏感,于是他比所有人都更早、更强烈地感觉到疼痛。卡夫卡和他作品的意义,超越了时空。他作品中的那些窘境、恐惧和无望,并非他个人神经质的无病呻吟,而是如同先知一般提早观察到、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病症并表达了出来。英国诗人奥登曾说:“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,他与我们的时代的关系,最近似于但丁、莎士比亚、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,那么,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……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,是因为他的困惑,亦即现代人的困惑。”卡夫卡说出了我们想说而没有能力说出来的话,在这个意义上,卡夫卡是说出有现代人的“嘴替”。

在卡夫卡去世100周年之际,当我们阅读《当卡夫卡迎面走来》时,似乎仍会看到那个身材修长消瘦、脸上带着羞涩微笑、目光深邃、既亲切又疏离、浑身散发着少年气质的40岁男子,从那些斑驳而丰富的回忆文字中,向我们迎面走来,就像一道“罕见的苍白光亮,虽然未必能给人带来慰藉,但永远也不会熄灭”。

鱼焦了斋读书札记

那支古怪的笔破云穿越

读虹影的新作《不死鸟》

陈思和

清明节刚刚过去。突然想起,再过几天复旦中文系要举办虹影的作品研讨会,讨论根据小说《月光武士》改编的电影,还有花城出版社新推出的长篇小说《不死鸟》。虹影是复旦校友,经常回母校举办讲座和学生交流,我与她每隔一两年也能见个面。本来是答应要参与这次研讨活动,不料节外生枝,我病了,电影也看不成了,好在前些天已经读完《不死鸟》,鲜活印象还盘旋在脑海里,给黯然的情绪带来几分亮色。我忍不住敲响键盘,写下这篇读后感,我想谈谈虹影那支精灵古怪的笔。

说虹影的创作风格精灵古怪,大约不会引起异议,她给我们个人的阅读史带来过太多的惊喜和讶异。《不死鸟》并非仅仅让我们重温山城重庆的湿润、嘈杂和辣椒香味,尽管这一切应有尽有;也并非仅仅是夸张的女性姿态和旗袍、鲜红的高跟鞋,虽然这些元素都怪诞而闪烁。我更感兴趣的是,那支古怪的文学想象之笔,穿透文本时空的屏障,隐约碰触历史的某些神秘片段,但又戛然而止,给读者留下了丰富的想象空间。也许我像小说的叙事者小六一样一知半解,我们都无法洞察历史,我们只能在有限的悬疑推理中,去想象无限的奇幻世界。

这部小说是由三个相关联的中篇连缀成一部长篇。我注意的是作家写作进度,这三部篇幅不大的中篇,分别完成于2021年2月8日、2022年3月8日和2023年5月15日,几乎是一个年头完成一部。这说明《不死鸟》不是一部随意结构的长篇小说,而是经过了作家精心的结构布局。我比较喜欢的是第一部,它可以成为一个独立中篇,单纯而精致,充满童话般的诗意。1969年,七岁的女孩小六到姨妈(妈妈的挚友)家住一段时间,住家边上是重庆西区动物园,兽苑虎啸猿啼,山城云遮雾障,女孩如梦似醒,越窗而出,与一个干干净净的滑板少年相从游戏。老街尽头,星光灿烂,让人联想《三体》里的奇幻呈现。或许少年叶子是幽灵魅影,或许姨妈和另一个疯女人的恩怨情仇导致了一场凶杀案,但七岁女孩的记忆模糊,难辨真幻。第二部的叙事时间是1981年,小六刚好19岁,一个情窦初开的大学生。她身边又出现了自称叶子妹妹的玉子,妖冶而古怪。她是疯女人唐庆芳的女儿,她要弄明白叶子失踪的真相,要为母亲洗冤,甚至不惜向小六施以报复,差一点酝酿成又一个凶杀案。简直是一个谜团未解,又被另一个谜团所覆盖。第二部写的是少女奇幻遭遇,呼应了第一部的童年魔幻记忆。小说叙述到此,三个真正的主角尚未正式登场,只是若隐若显地浮现在女孩的脑海脑海里。

小说篇名曰:不死鸟。传说在巫山有种鸟,为仙女所变,即使打死,瞬间即会复活,这种鸟看上去普普通通,羽毛灰灰,但它能活几百年,死期将至,必引火自焚,从灰烬中飞出新生命。其实不死鸟也是传说中“凤凰涅槃”的变种。凤凰涅槃,必然是历尽百孔千疮,九死一生,但一旦重生,又是活活泼泼、腥腥的新鲜生命。小说塑造了三个四川女子:一个是小六的母亲唐素惠,一个是在一个前提下才能成为可能:那就是背景暧昧的凤小姐及其周围的几个男人(包括冰先生、费志、甫先生等等),在1945年以后都奇怪消失了,或者是死了,或者是隐没在另一个世界里。而这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(董江),本来是既无政治背景、又无政治头脑的青年男女,他们分别担任凤小姐、冰先生的司机、助理、厨娘和女佣。他们出于对一无所知的主人的忠义伦理或朦胧情爱,被动地卷入了主人策划的刺杀事件。假如说,暗杀也是一种恐怖,那么,他们在恐怖中窥探到更加恐怖的命运,这才有了后半生坚韧不拔的潜隐生活,共同守护那些幽暗中难以启齿的秘密……这样,“不死鸟”意象呼之欲出:他们在恐怖时代已经“死”过一次——小说写到了唐庆芳受酷刑的片段,但他们又活了下来,并且以苦难的日常生活为掩护,继续顽强地活着,传承交代、恩怨恩怨……我不知道虹影对我的分析会作何反应,但正是虹影那支古怪的笔启发了我作同样古怪的遐想。这支古怪的笔破云穿越,穿越了真实与梦幻、穿越了阴阳两界和人兽世界、穿越了历史和想象、时间和空间……贯穿在上天入地、无所羁绊的奇幻文字里,还有什么古怪的想象力不能呈现?

如果用个比喻:整部小说构成一个完整的人体,那么第一部、第二部只是画出了两条腿和一双手,还没有显现出整个人形,唯有第三部体量庞杂,成为拼接手脚并赋予生命魂魄的躯干与头脑,是这部小说的核心所在。第三部中,叙事者站在1983年逆向探寻1945年的山城秘密,但由于当事人守口如瓶,叙事者能够探索到的所谓“秘密”,只是一个稚嫩的女学生用贫乏知识拼凑出来的历史“想象”,只能说是一个“传奇”,而不是真相。但是,哪个又能保证,这一个“传奇”的背后没有隐藏着另外一些超出我们想象能力的“传奇”呢?

作家虹影创作了一个不断变幻、神秘莫测的小说文本,她通过小六的想象,虚构了一段传奇故事:抗战末年,三个姑娘在山城重庆卷入一个复杂的刺杀事件,这里面牵连到国民党军统中统两股力量、敌伪侵略势力,还有中共地下党,案情扑朔迷离。叙事者对这段传奇做出了正面的图解:刺杀的对象是:军统头目“二老板”,刺杀行动的策划者,据推测是中共地下党。但是疑点也在这里:假如如是我闻,依照历史进程的逻辑,当事人还有必要在以后岁月里如此缜密地隐藏起历史真相吗?即使当事人三缄其口沉默是金,还有更大的角色如明星凤小姐、作家冰先生等等,他们都是公开舞台上的活跃人物,怎么可能一手擦净当年刺杀行动的蛛丝马迹?故而据我的文本分析,叙事者小六对母亲、姨妈一辈人的历史真相最终还是一头雾水,她对历史的想象充满浪漫、时尚的情调,然而文本所遮蔽的“不死鸟”的真正秘密,要远比文字所表现的传奇故事幽暗得多,也更残酷得多。

如果文本真有藏匿起来的历史真相,那也需要作家虹影在另外的文本里



陈思和,复旦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一级教授,文学评论家



虹影著 《不死鸟》 花城出版社出版

给予回答。我这里不准备妄加猜测。其实我与小六一样,对历史的宇宙充满好奇心和窥探欲,但又苦于无解而迷茫。回到文本分析的逻辑,我冒昧思忖,潜隐者之所以能够守住秘密,只有在一个前提下才能成为可能:那就是背景暧昧的凤小姐及其周围的几个男人(包括冰先生、费志、甫先生等等),在1945年以后都奇怪消失了,或者是死了,或者是隐没在另一个世界里。而这三个女人和一个男人(董江),本来是既无政治背景、又无政治头脑的青年男女,他们分别担任凤小姐、冰先生的司机、助理、厨娘和女佣。他们出于对一无所知的主人的忠义伦理或朦胧情爱,被动地卷入了主人策划的刺杀事件。假如说,暗杀也是一种恐怖,那么,他们在恐怖中窥探到更加恐怖的命运,这才有了后半生坚韧不拔的潜隐生活,共同守护那些幽暗中难以启齿的秘密……这样,“不死鸟”意象呼之欲出:他们在恐怖时代已经“死”过一次——小说写到了唐庆芳受酷刑的片段,但他们又活了下来,并且以苦难的日常生活为掩护,继续顽强地活着,传承交代、恩怨恩怨……我不知道虹影对我的分析会作何反应,但正是虹影那支古怪的笔启发了我作同样古怪的遐想。这支古怪的笔破云穿越,穿越了真实与梦幻、穿越了阴阳两界和人兽世界、穿越了历史和想象、时间和空间……贯穿在上天入地、无所羁绊的奇幻文字里,还有什么古怪的想象力不能呈现?

最后,我还要强调另外一个话题:在虹影的小说里,始终凝聚着一种实实在在的不变的元素,那就是作家对母亲、对故乡的挚爱。虹影在自己的小说里一遍遍书写山城重庆、朝天门码头和挣扎在社会底层的母亲,她在《不死鸟》的后记中写下了这一段意味深长的话:“重庆相对上海,对我而言是不同的写作经验。上海始终是传奇,而重庆不仅是传奇,还多了一种魔幻、一种记忆、一种钻心的疼痛,跟我母亲的记忆相同。都说有基因传承,我相信母亲对我的野蛮教育就是‘信’,信一切,把自己交出,交给天地,给这片生长的土地。”在书的题记中,她又把这种对母亲和故乡的爱传递给自己的女儿:

给瑶瑶——一个2007年出生的女孩,记住这儿永远是你的故乡。接着她引了一段关于故乡的诗,其中写道:“拒绝那些浸透罪恶的美丽/旋转山城,山城旋转浓雾/飘下半根羽毛,街角一双红高跟鞋出现……”母亲的意象和山城的意象又叠合在一起了。

2024年4月7日

关于画家卡夫卡,你知道多少?

夏丽柠

捷克作家弗朗茨·卡夫卡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传奇。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的卡夫卡,享年仅40岁,从21岁开始写作,只出版了四部短篇小说集和三部长篇小说,其他作品皆未发表或未完稿。然而仅仅是这些屈指可数的出版作品,却为卡夫卡圈粉无数。他的小说《审判》《城堡》《变形记》,仍然是当代文学青年热读的对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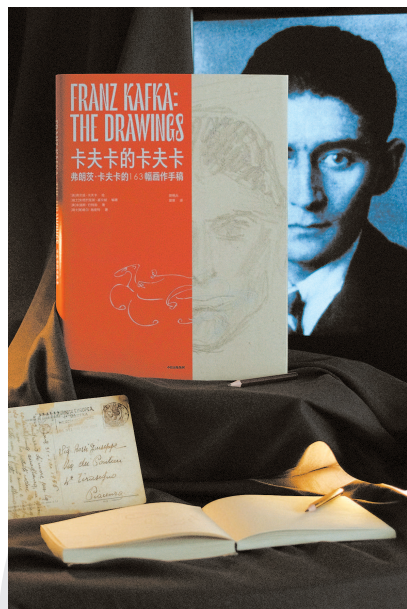
正是由于文学作品中的现代主义特点,卡夫卡与法国作家马塞尔·普鲁斯特、爱尔兰作家詹姆斯·乔伊斯并称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和大师。与另外两位不同的是,卡夫卡利用荒诞与真实相结合的手法,呈现出来的文本有点“用魔法打败魔法”的韵味。就像卡夫卡这个人,如果读者真的认为他懦弱,没有力量,那也未必真正看懂了他的作品。

我们今天谈的并不是卡夫卡的小说,而是作为文艺青年的卡夫卡的另一个特长,或者说是爱好:绘画。在《卡夫卡的卡夫卡:弗朗茨·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》中,瑞士学者安德烈亚斯·基尔彻通过对卡夫卡遗留画作的整理与分析,从传记的角度,带领读者认识了一位调皮、风趣,可能还有一点动人的卡夫卡。美国耶鲁大学哲学博士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与比较文学系教授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朱迪斯·巴特勒对卡夫卡画作的长篇导赏,也为本书增色不少。

近一个世纪以来,世人对于卡夫卡的绘画鲜少关注。2019年,卡夫卡的大约150幅作品在以色列国家图书馆公开展出,他的读者以及文学研究者才得以详细了解到这些画作所经历的战乱、版权纠纷等鲜为人知的事情。卡夫卡画作的辗转与他的遗产继承人马克斯·布罗德的人生境遇以及他对这些作品的价值认知息息相关。

布罗德是卡夫卡的弟弟、终身挚友,为卡夫卡遗作的整理出版、作品推广做出了突出的贡献,正是他笃定地认为,除了小说,卡夫卡的绘画也应该在艺术史上取得一席之地。尽管现在我们能看到的卡夫卡的绘画仅仅是画在速写本、旅行日记、书信、明信片上,或者只是日记和笔记本中的一些残片,但布罗德坚持认为卡夫卡的画不仅具有独立的艺术性,而且对其文学作品也有一定的阐释作用。

1952年,布罗德将卡夫卡的两幅小画卖给了维也纳的阿尔贝蒂纳博物馆。



《卡夫卡的卡夫卡:弗朗茨·卡夫卡的163幅画作手稿》 [奥]弗朗茨·卡夫卡 [瑞士]安德烈亚斯·基尔彻 [美]朱迪斯·巴特勒 [瑞士]帕维尔·施密特 著 曾艳兵 曾意译 中信出版集团出版

▶上半部画的是卡夫卡的母亲,下半部是卡夫卡自画像



◀从卡夫卡速写本中剪下的人物



被杰出博物馆收藏的喜悦,令布罗德倍感振奋,对卡夫卡的绘画推广更加不遗余力。只可惜,布罗德于1968年去世,他的财产继承人是女秘书伊尔莎·霍夫及其两个女儿。霍夫家族对卡夫卡没有兴趣,遗留的画作大部分被变卖,大部分被存在苏黎世银行的保险柜里。卡夫卡的家人经过十年诉讼,才要回了卡夫卡所有作品的版权。

这不禁令人联想起《变形记》里,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,即成为了家庭的负担和丑闻,一家人都摆出嫌弃的样子,直到他孤独地饥饿而死。你可以视格里高尔为卡夫卡笔下的代言人,讽刺的是,在卡夫卡去世100年后,他的家族仍可以享受“被抛弃的他”所留下的财富。更有趣的是,卡夫卡死前让布罗德将自己的手稿与绘画一并烧毁。如果是那样的话,世间不仅少了

一位文学大师,卡夫卡家族更要痛失一大笔财富。

卡夫卡的画是否具有艺术性或是某种美学意义?仁者见仁。至少,安德烈亚斯·基尔彻在本书中对卡夫卡的速写给予了充分肯定:“卡夫卡的画通常只用几笔表现人的脸和轮廓。其中的表情和态度不是静态的,而往往是动态的,有时人物就像在运动般朝一侧倾斜,采用侧面视图,通常是从右到左地移动。”这种流动性被阐述为犹太裔游牧式的叙事方式,因为他们无法与任何场域或土地建立联系。落实到个体,这是一种彻彻底底的不安全感。

书中有一幅小画特别有意思,上半部画的是卡夫卡的母亲,下半部是卡夫卡自画像。母亲的眼睛是模糊的,卡夫卡眼睛画得清晰却无助。英国作家里奇·罗伯逊在《卡夫卡是谁》中描述卡夫

卡的母子关系时写道:“卡夫卡感情脆弱不仅缘于父亲的支配,还因为母亲早就不再关爱他。”显然,在我们看来,卡夫卡是信手涂鸦,可对于卡夫卡本人,那是心流在涌动。那些书信中的随手涂抹与旅行中的绘画手记,是他不经意间为心灵而开的一扇窗户。

卡夫卡曾经一度激烈地反对出版社为他的小说插画,认为有误导读者看图说话之嫌。可他并不知道,多年后,他的小说被数度以现代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,其中以美国导演汤姆·吉本斯的《饥饿艺术家》和美国女导演卡琳·丽芙的《变形记》尤为知名。如果卡夫卡还活着,是否会认同动画中的人物形象,不得而知。可我相信,这些小说中的形象,只有卡夫卡自己画出来的,才是最好的。因为作为画家的卡夫卡,从没想过讨好别人,他的画作只对自己倾诉。